

She hui Zhu yi Huo dong jia Dai biao Zhu Zuo Jie Shao

社会主义活动家代表著作介绍

赵邨方 主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社会主义活动家代表著作介绍

赵邨方 主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通化市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8,375印张 183,000字

1983年10月第1版 198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700

书号：3091·480 定价：0.68元

前 言

吉林省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一部分同志在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编写了《社会主义活动家代表著作介绍》、《空想社会主义者代表著作评介》和《机会主义者代表著作述评》三本一套丛书。

我们编写这套丛书出于两点考虑：一是对于马恩列斯同时代的其他活动家及其著作的学习研究不够，对空想社会主义者及其著作的研究不够，对机会主义者及其著作的批判不够，这是一个很薄弱的环节。其次，进行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必须详细地、周密地占有资料，否则就不好发议论，发了议论，也难免发生错误。

本丛书的内容是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马克思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和机会主义各学派代表人物的代表著作。可供高等学校和党校从事国际共运史、科学社会主义教学、研究工作的同志们参考，也可作为高等学校文科系学生的补充读物。

为了编写这套丛书，吉林省科社学会成立了本丛书的编委会。编委会成员有（以姓氏笔划为序）王泽方、白东明、白铁民、刘仁学、叶尚玉、孙瑕、何宝骥、陈觉万、庞大恒、赵邨方、焦书武、焦英棠、魏学琪共十三人。

由孙瑕、赵邨方、白东明同志任主编。

《社会主义活动家代表著作介绍》是这套丛书的第一

本。内容是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同时代的著名的社会主义活动家的代表著作。这些著作都有中译本，共八篇。对每本著作介绍的体例是：第一部分是作者介绍，第二部分是写作的历史背景，第三部分是著作的主要内容和主要观点，第四部分是编者的简评。四个部分中第三部分是重点，我们力求原原本本地把著作的主要观点和内容介绍给读者。

《社会主义活动家代表著作介绍》的主编是赵邨方。书中介绍八篇著作的作者是：威廉·李卜克内西：《不要任何妥协》——王泽方；奥古斯特·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郝桂兰；《马克思恩格斯和白拉克的通信集》——丁维陵；弗兰茨·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李东旭；保尔·拉法格：《财产及其起源》——刘仁学；卡尔·李卜克内西：《军国主义和反军国主义》——王泽方、郝桂兰；罗莎·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焦英棠；格·瓦·普列汉诺夫：《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魏学琪。

由于我们的理论水平的限制，加上对这些著作深入研究不够，本书在内容、体例、观点和文字上缺点和错误一定不少，欢迎读者批评指正，以便今后进一步修改提高。

一九八二年五月

目 录

威廉·李卜克内西的《不要任何妥协》介绍…	(1)
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介绍……………	(32)
《马克思恩格斯和白拉克通信集》介绍……………	(72)
梅林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介绍……………	(101)
拉法格的《财产及其起源》介绍……………	(140)
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军国主义和反军国主义》 介绍……………	(184)
卢森堡的《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介绍…	(212)
普列汉诺夫的《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介绍…	(239)

威廉·李卜克内西的 《不要任何妥协》介绍

威廉·李卜克内西（1826——1900）是十九世纪后半叶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创建人之一。

威廉·李卜克内西1826年3月29日出生于德国吉森的一个旧式学者兼官吏的家庭，他十六岁高中毕业考试的成绩名列第一，此后便进了大学。他学过神学和语言学，后来专攻哲学，先后上过吉森大学、柏林大学和马尔堡大学。他曾积极参加了德国1848——1849年的革命。革命失败以后，他被迫流亡到瑞士，1850年夏天到达伦敦，在伦敦住了将近十三年，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了亲密的友谊。1862年，德国大赦政治犯，李卜克内西又回到了德国。

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德国工人阶级也相应地壮大起来，独立自主的德国工人运动在向前发展。1863年5月，十一个城市的工人团体的代表组成了全德意志工人联合会，机会主义者斐迪南·拉萨尔被选为这个联合会的主席。李卜克内西经过一段犹豫之后，于1863年9月加入了全德意志工人联合会，并参加了冯·施韦泽创办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

工作。后来鉴于拉萨尔派已经堕落为反动政府的工具，1865年4月李卜克内西退出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不久，李卜克内西就遭到了报复，被驱逐出柏林和普鲁士。

1867——1878年间，李卜克内西先后当选为北德国会议员和全德国会中社会民主党议员。他坚持党在国会斗争中的原则立场和策略，对阶级敌人绝不作原则上的妥协。1869年8月，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在爱森纳赫城主持了全德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正式创建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大会选举李卜克内西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并担任党的机关报《人民国家报》的主编。

在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革命期间，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一起采取了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坚持原则，坚持斗争。他反对德国对法国作战，投票反对政府的军事拨款，以德国社会民主党名义声援巴黎公社的英勇斗争，成为各国工人阶级学习的榜样。李卜克内西也犯过严重错误，1875年在哥达代表大会上，为了促成爱森纳赫派与拉萨尔派的合并，他在革命理论的根本原则问题上向拉萨尔派作了让步。为此，他曾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严厉批评。他在实际工作中也曾有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评和影响下，他在斗争的关键时刻能够采取革命的立场。在俾斯麦实施反社会主义非常法时期，他在帝国国会上竭力揭露和抨击俾斯麦警察国家的野蛮行径。1890年在党的哈雷代表大会上，他发表了重要演说，提出当时党的最重要任务是建立新组织和制定新党纲。1891年10月，在党的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他就制定新党纲作了重要报告，在恩格斯的帮助下，新党纲正确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1900年7月28日，他在德累斯顿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说，对德国军国主义和

帝国主义政策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总的说来，威廉·李卜克内西是德国党内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是党的一位有威望的领导人。1900年8月7日，德国党的这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柏林的夏登堡逝世了，终年74岁。

威廉·李卜克内西的著述很多，主要有：《论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立场，特别是对国会的政治立场》、《不要任何妥协，不要任何选举协议》、《勃鲁姆和他的时代》、《法国革命史》、《埃姆塞尔的电报》、《欧文》以及一些回忆录和书信。其中特别是他阐述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策略的著作是很有价值的，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前两篇著作就是属于这类著作的重要部分。

二

威廉·李卜克内西的《不要任何妥协》包括三篇文章：《论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立场，特别是对国会的政治立场》和《不要任何妥协，不要任何选举协议》，以及《蜘蛛和苍蝇》。

《论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立场，特别是对国会斗争的政治立场》是李卜克内西于1869年5月31日在柏林工人联盟会议上的演说。当时，以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为代表的、德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正在准备建立德国社会民主党。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在德国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封建割据的四分五裂状态还严重地阻碍着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当时，德国政治生活中，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是实现德国统一。如何实现德国的统一呢？马克思和

恩格斯主张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战斗，推翻普鲁士王朝，建立统一的共和国，“自下而上”的实现德国统一。普鲁士王国宰相俾斯麦主张在普鲁士政府的领导下，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的统一德国。

在德国工人运动中，以拉萨尔为代表的机会主义派别拥护俾斯麦统一德国的路线。他们鼓吹工人贫困的根源不是资本家的剥削，而是由于“铁的工资规律”，工人阶级解放的道路不是进行革命，而是在经济上依靠地主资产阶级国家的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在政治上争取普选权，通过议会道路，建立“自由国家”。拉萨尔和贝克尔、施韦泽等一起，在全德工人联合会内进行机会主义的宗派活动，给德国工人运动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以威廉·李卜克内西、奥古斯特·倍倍尔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拥护马克思和恩格斯统一德国的路线。他们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帮助下，同拉萨尔派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

1864年俾斯麦开始实行他的统一德国的计划。为了夺取丹麦的矢列兹维格和霍尔施坦两个公国，就会同奥国进攻丹麦。丹麦战败以后，普奥瓜分了这两个公国。过了两年，俾斯麦又宣布这两个公国都隶属于普鲁士，并开始对奥战争，1867年打败奥国以后，德意志北部诸王国就以普鲁士为首，组成了北德意志联盟。这个联盟有两个机构——帝国议会和联盟议会。帝国议会的议员是在联盟各国中根据“普遍选举法”选出来的。联盟议会是由联盟各国任命的代表组成的。联盟各国的地位不同，表决权也不一样。一共有43票，其中普鲁士一国就拥有17票。帝国议会的决议只有经过联盟议会批准以后，才获得法律上的效力。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被宣布为北德意志联盟的总统。普鲁士王国宰相俾斯麦也同时

兼任北德意志联盟的总理。这时巴伐利亚等南部四个王国，由于法国的对抗还处在这个联盟之外。所以，北德意志联盟只是德国统一的一个过渡阶段。

1867年，李卜克内西被选为北德联盟帝国议会中的议员。他和倍倍尔两人都是北德联盟帝国议会中最早的工人代表。李卜克内西的《论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立场，特别是对国会的政治立场》的演说，是为了向工人群众宣传解释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立场，揭露帝国议会的反动本质和俾斯麦的反革命两手，批判拉萨尔的机会主义路线。这篇演说为同年8月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的成立，在思想上政治上作了准备。

本书的第二篇文章《不要任何妥协，不要任何选举协议》写于1899年8月，当时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和国际工人运动中，正是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泛滥的时候。

1890年，德国反动派被迫废除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以后，德国党重新获得了合法地位，接着在议会选举中取得了很大胜利。议会中的议席增加到35个，成为议会中最有影响的政党。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转而采取了一些社会改良措施。如公布星期日休假、产妇休假、禁止学龄儿童做工等法令。在反动派改变策略的情况下，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内就滋长起来。以福尔马尔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极力反对暴力革命，鼓吹争取最多的选票和议会议席，认为无产阶级“通过议会可以达到一切目的”。这种观点遭到了恩格斯的严厉批判。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右倾机会主义又猖獗起来了。就在这个时候，德国党内出现了以爱德华·伯恩斯坦为首的反马克思主义派别，他们妄图篡改、修正马克思的学说，因而称为修正主义。

伯恩斯坦早在1878年“非常法”公布时就暴露出他的动

摇性。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他撕下了伪装，从1896年起发表了一系列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开始全面修正马克思主义。1896年他在《法兰西共和国是怎样灭亡的》一文中攻击布朗基说，是他们吓坏了资产阶级，促使资产阶级走向反动，六月屠杀应当由他们负责。他赤裸裸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并在《空想主义和折衷主义》一文中，反对明确划分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界限，否认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要经过突变。1897年他在《阶级斗争和妥协》一文中，大肆鼓吹同资产阶级妥协。1898年他在《崩溃论和殖民政策》一文中，鼓吹“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这篇文章一发表，立即引起了广大党员的不满，他们纷纷写信给《新时代》编辑部表示反对，并要求党的执委会把伯恩斯坦的问题提交党的代表大会讨论。

1898年10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斯图加特召开了代表大会。伯恩斯坦当时正在国外，为了替自己辩解，他给大会送去了一个声明。在这次大会上以罗莎·卢森堡为首的少数人主张对伯恩斯坦进行坚决斗争。倍倍尔、考茨基主张进行思想斗争，反对采取组织手段。李卜克内西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演说，他指出，伯恩斯坦被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催眠了，“如果伯恩斯坦的议论是对的，那么我们就应当埋葬自己的纲领和一切自己的过去，那时候我们也不再是无产阶级的政党。”^①福尔马尔等几个机会主义者发言支持伯恩斯坦。考茨基在发言中，一方面表示不赞成伯恩斯坦的观点，另一方面又说伯恩斯坦促使我们思考，为此我们应该感谢他。会后，考茨基和奥国党的领导人维克多·阿德勒等写信给伯恩

① 转引自普列汉诺夫：《反对哲学中的修正主义》第32页。

施坦，希望他写一本书，更加清楚地说明自己的观点。伯恩施坦在1899年1月写成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同年夏天由斯图加特的狄茨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体系的形成。同时，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形成了一个以伯恩施坦为首的修正主义派别，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与策略问题上同党对立。作为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实践，德国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同当地天主教的僧侣政党——中派的领导人之间订立了选举协议，进行了政治交易。在法国，社会党人米勒兰未征得党的同意，就加入了反动的资产阶级内阁，作出了在全国范围内“运用修正主义政治策略的最大尝试”。正是为了回击修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李卜克内西才在他逝世的前一年即1899年的8月间写了《不要任何妥协，不要任何选举协议》这篇文章。他说：“这本小册子是在暑假期间写成的，确切些说，是在行程中写成的；在家里，在田野里，在山上，在火车车厢里，一有机会就写。这当然可能影响它的完整性，但是这却证明我对我们的事业是十分认真的，我甚至为它牺牲了自己的休息时间。”^①

这篇文章有力地批判了伯恩施坦的投降主义的妥协策略，阐明了阶级斗争是党的策略基础。

三

《论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立场，特别是对国会的政治立

① 《不要任何妥协》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35——36页。以下译文凡未注明出处只注明页码的均引自该书。

场》这篇文章主要阐述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 社会主义和民主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社会民主党在政治斗争中应该采取什么立场？作者认为，如果我们弄清了社会主义和民主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的话，就可以容易而自信地予以回答。他指出，社会主义和民主不是一个东西，但它们不过是一个基本思想的不同表现，它们互相联系，互相补充，从来不可能互相矛盾。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是臆想的社会主义，正如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是虚假的民主一样。基于这个分析，他得出结论说：“民主的国家，是按社会主义原则组成的社会的唯一可能形式。”^①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只能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国家，他指出，正因为我们弄清了社会主义同民主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我们才称自己为社会民主党人。这个称呼，这个名称，包含着我们的纲领。他强调说：“纲领的存在，不是为了在字面上承认它，而在事实上否定它。纲领应该成为我们行动的指导线索。”^②这就是说，党的纲领是我们行动的指南，既然这个纲领要实现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那么在实践中我们也就必须为实现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而斗争。

在三十年后的1890年，当作者在回顾这段论述时说：

“这一个关于民主同社会主义不可分割的真理，成了德国工人阶级在最困难和最混乱的政治条件下的最可靠的行动指南，靠了这个真理的帮助，避免了最危险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暗礁。”^③普鲁士反动派早在四十年代就把国家社会主义作

①② 第7页。

③ 第52页。

为遵循的方向。但这种所谓国家社会主义是“兵营警察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国家资本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对那些不了解社会主义实质的人来说，毕竟是某种诱人的东西，某种能够引入歧途的东西。普鲁士国家社会主义最仇视民主，它的拥护者们发誓说，他们是最激进的社会主义者。在他们看来，民主是某种资产阶级特有的东西，由此得出一个在某些社会民主党中也很流行的错误结论，说什么作为某种资产阶级的东西的民主，和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相反甚至对社会主义是有害的。拉萨尔分子冯·施韦泽的诡辩主义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胡说什么，坚持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主义，按照逻辑应当是不民主的东西。李卜克内西强调指出，其实，民主丝毫也不是资产阶级特有的东西，我们永远不应忘记，我们不仅是社会主义的党，而且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党，因为我们懂得社会主义和民主是不可分割的。在这篇文章的第二版序言中他还声明说：“我这样大力强调民主和社会主义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那是施韦泽的策略迫使我这样作的，这个策略要使工人不相信民主。”^①可见，当时李卜克内西所以特别强调社会主义和民主的不可分割的联系，除了因为它是关系到党的纲领的问题而外，也由于这是反对普鲁士国家社会主义和拉萨尔机会主义的客观需要。

（二）工人阶级必须进行反对封建统治的政治斗争

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和民主，李卜克内西认为，工人阶级必须积极参加反对封建统治的政治斗争。他指出：“除社会斗争以外，我们也进行政治斗争，而且应该把这个斗争放在

^① 第6页。

最前列。”^①如果我们只限于社会斗争，而不给政治斗争以相应的地位，封建专制主义的反动派就会利用阶级矛盾，根据分而治之的原则，时而和资产阶级勾结起来反对工人，时而奉承工人，利用他们反对资产阶级。“这种两面派手法是现代皇帝专制的特色，它主要依靠利用阶级矛盾。”^②普鲁士的皇帝专制有时友好地拍拍资产阶级肩膀，有时又友好地拍拍工人的肩膀。李卜克内西说：“要使社会运动不利于皇帝专制，社会主义必须战斗在最前列，成为政治斗争中的先进战士。”^③突出地强调了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战斗作用。社会运动这是一个革命的改造过程，在这里作者对革命的含义谈的是很精辟的。他说，“革命”这个调有双重意义。第一，把它简单地理解成推翻这个或那个政府——这可能是短期巷战的结果。这是这个调的比较狭义的意思。第二，比较广义的意思，包括新社会机体的整个发展过程，这个机体必须为自己创造相应的国家形式。这个在和平时期也不停止发展的革命过程，可以加快，但不能靠某个奇效的丹方，任意把期限缩短到最低限度。

李卜克内西宣布：“无产阶级的任务，是要取消建立在雇佣劳动上的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把阶级统治同雇佣奴役一起加以消灭。”^④但是“新社会 and 旧国家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⑤因为新社会是不能在北德联盟这样的反动国家里得到发展的。因此，谁希望实现新的社会主义制度，谁就应该

① 第7页。

②③ 第8页。

④ 第8页。

⑤ 第9页。

首先消灭旧的封建专制制度的国家，消灭俾斯麦的反动政府。他尖锐地指出，1866年普奥战争以后成立的北德联盟，是一个皇帝专制的“封建警察和黥武的国家”，它仅仅“有利于一个再也没有权利生存的阶级——容克”。^①因此，“德国民主派对待北德联盟以及与其有关的一切，正如法国民主派对待专制帝国一样，必须采取否定的、敌对的立场。”^②

他的结论是：“社会民主党必须预先获得国家，才有可能转向社会实践。”^③这就是说，党必须首先推翻封建专制的反动统治夺取政权，然后才有可能建设社会主义。

（三）党参加国会活动主要追求宣传的目的

社会民主党是否应当参加资产阶级国会的选举？对于这个问题作者认为，选举或不选举，在有普遍选举法的条件下，不是原则问题，而是一个利害问题。如果我们看到这对自己有某种好处，我们就选举，否则我们就不选举。他说，在召开国会时，党曾经通过了一项决议，说民主派的代表可以利用一切他们认为适当的理由，在国会中表明自己对国会所持的否定态度，并提出自己的抗议。但是他们必须拒绝国会本身的工作，因为参加国会工作可能被解释为承认北德联盟和俾斯麦的政策，而使人民看不清北德联盟的国会仅仅是个假民主的伪装。在国会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会议上，我们坚持了这一策略。

李卜克内西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党要参加北德联盟的国会辩论，不能带来一点儿实际好处。因为在那里，我们的演说不能直接影响立法。我们不能用自己的演说使国会走上正确的道路。我们也不能靠国会中的演说把任何真理告诉

①②③ 第9页。